



中秋专题

送月饼

飞鸟

我那时还是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中秋节那天，我发现伙伴们和我一样的快乐兴奋。教语文的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嫦娥偷食仙丹飞上寒月，独守凄凉的故事，我们唏嘘不已。听完故事我想起自己偷食“油炸老鸹头”（一种面食）的情景，脸暗暗红了。

张老师还说，月饼在唐朝就有了，是祭月的供品，到了宋朝，月饼已成亲朋好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了。

那天，学校提前一节课放学了。我们欢呼着像小鸟一样飞回家。

夜幕降临。大大圆圆的银盘慢慢地从淡蓝色的天空浮出来，母亲把盛着油炸花生、炒鸡蛋等珍馐美味的盘子摆放在堂屋正中的方桌上。其中一盘是切成小三角的月饼。父亲拧开一瓶白酒，就着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喝着。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馍，夹着大块香喷喷的炒鸡蛋，狼吞虎咽。母亲说：“辉，快点吃，该出去送月饼了。好吃的，都给你留着。”

送月饼，也就是托着一斤或者二斤月饼，给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或者平日关系比较好的人家送去。那时，月饼一般是半斤一块，馅多是冰糖、花生，再夹杂一些红玫瑰、蓝玫瑰（一种像线段的红蓝物，嚼上去甜甜的，我如今也不知它们是何种材料所制）。月饼的圆心处大多点着一个艳艳的大红点。

到了人家大门口，就大声喊：

分月饼

邝群英

我二哥在浙江打工，站稳了脚，在那里有了自己的公司，有车有房，把他母亲也接过去多年了。

往年，中秋节时，我就给母亲寄钱，让母亲想吃什么就买些什么。前天母亲打电话说：“不要寄钱了，想吃打的月饼。打的月饼个大，冰糖、芝麻多，里面放的冰糖大似红枣，好吃。”母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打的月饼，好大，好甜，好香，好好吃呀。”

中秋节是团圆节，母亲想家了，想家乡的土月饼——打的月饼。

我去邮局，打听此事，喜讯，今年能寄月饼，并且寄月饼免费。把这好事告诉母亲，母亲非常高兴，千里之外也能吃到家乡的月饼。

按照母亲的叮嘱，我给母亲寄去两大包月饼。

母亲接到月饼，乐坏了。母亲高兴地说：“寄来这么多月饼，让浙江的朋友也尝尝咱家乡的土月饼。”于是母亲打开包裹，拿出来



日前，我市青年摄影家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来自各条战线的会员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一盛会。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青年摄影家主席团，第二届青摄协主席由王勇同志担任。市文联、团市委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记者沈湛 摄)

难忘那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晓潼

又是一年中秋到，市场上、超市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品种也极其繁多，咸的、甜的、苏式的、广式应有尽有，吃月饼就像吃面点那样，再也不是什么奢侈品。然而，每每吃起月饼，总会勾起儿时的记忆。因为穷，记忆里中秋节吃月饼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

记得在我七岁那年，在外地工作的小姨破天荒地给我家带回了一盒月饼。包装也不像现在月饼那样讲究，只是用桔黄色的粗糙牛皮纸简单裹了一下，牛皮纸上还有一张显示喜庆意思的红纸，再就是用牛皮纸搓成的绳子从四周系住。就是这样一盒现在看来不入眼的月饼，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被我们小孩子看作是最高档的食品了，毕竟很少见过月饼什么样子，更别说吃了。正因为此，小姨送来月饼那会儿，我和妹妹耐不住口水直流，眼睛直愣愣地盯住月饼始终一眨不眨，紧盯着那个放月饼的篮子。

然而，等母亲取下篮子，人一下子呆了，哪还有什么月饼，只见包装月饼的牛皮纸也成了纸沫沫，不用说，肯定是要被饿极了的老鼠给偷吃了。母亲“呀”的一声从凳子上跌了下来，便

看到我们馋样，母亲宽慰我们说，等到八月十五过节时再吃吧，反正就你们俩，没人抢的……我和妹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月饼被母亲放在篮子里高高挂在屋里的木梁下。没办法，因为离中秋节还有几天呢，但每天我和妹妹照例要看几遍篮子，生怕月饼没了。

终于盼到了一年一度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了。还没到晚上，我和妹妹便早早站到屋梁下，就等着母亲把月饼取下。在我和妹妹不断的催促下，母亲终于搬来了凳子，准备给我们取月饼吃了。妹妹急得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口中，口水直流，但眼睛始终一眨不眨，紧盯着那个放月饼的篮子。

然而，等母亲取下篮子，人一下子呆了，哪还有什么月饼，只见包装月饼的牛皮纸也成了纸沫沫，不用说，肯定是要被饿极了的老鼠给偷吃了。母亲“呀”的一声从凳子上跌了下来，便

仲秋夜(组诗)

徐桂荣

最后，将老母亲仅剩的几根青丝抽下来，让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永远青下去，不再变白

三

今夜，我知道母亲的仲秋，圆月依旧有缺

三弟在外打工，回不来

小妹嫁夫随夫，

守着夫君家的月圆，不能回来

可怜老母亲，白头望了又失望了又望。

仅剩的几根青丝

悄然被月辉染白

二

今夜，我频频举起相机
想拍下月亮，月光，月兔，嫦娥
想拍下星星，露水，树木，屋瓦

我还想拍下虫鸣，风声
墙外潺潺的流水。墙角下
小山羊毛草的梦呓

一只雀在树影深处反哺
细语切切。我想把这一幕
也拍下来，以志“不忘旧德”

四

今夜，父亲依旧是地锅前
被哔哔啵啵的薪火烤得发亮，发烫

慢慢冒烟的老火夫

他的风箱，比我的年岁还大
牙齿早掉光了。噗噗嗒嗒着
四处漏风

五

今夜，我终于明白
二十多个仲秋夜

电话里笑语盈盈的母亲

夜夜守着的竟都是一轮残月

六

今夜，爷爷依旧高居中堂
眉目含笑，银魄飘然

爷爷，你这样笑着

有多少年了？

你这样注视着我

在一个小木框里，一小片纸上

这么近，又这么远

如中秋皓月，只可缅怀

只可仰望

却不能伸出手去，伸一伸

你衣襟上的皱纹，拂去其上

新落的一粒微尘

那年中秋节

尚纯江

83年的农历八月十五那天早上，村里人还在吃早饭，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回到家里。

自从毕业到离家三十公里的一所乡卫生院工作，我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十四那天，我向院长请了两天假，回家过中秋节。

还没有走进我家那个小院，一股久违的、烙焦馍的香味便扑鼻而来。

娘，我回来了。”随着我的叫声，娘用围裙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边帮我卸车上的东西，边数落我：“你刚上班，也没有多少钱，买些东西干啥。你大（爸爸的别称）把过十五的东西都买罢了。”

不过看得出来，娘很高兴。毕竟他的儿子能够挣工资了。

八月十五，正是秋忙季节，大和弟弟们都在地里掰玉米。只有娘在家烙焦馍。娘一会儿擀面一会儿烧锅，手忙脚乱的，弄得手上脸上都是烟灰。我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帮娘烧锅。

我一边烧锅一边和娘说着话。从娘的嘴里我知道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娘感到很满足，脸上一直漾着笑着说，不觉间娘把和好的面都烙完了。大摞大摞的焦馍码在一个个馍筐子里，像一座座山。我最爱吃娘烙的焦馍。娘做的焦馍里芝麻多，烤后酥脆焦香。

“这一小筐子是给你的，这一筐子是给你大哥的。你哥家的俩孩子最爱吃娘烙的焦馍。”娘说。

就是这种月饼。娘切开的月饼在夜空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月亮透过榆树在地上洒下班斑驳的光辉，蛐蛐儿在欢快地鸣叫着。秋风微微地吹，有些凉意。一家人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听大讲朱洪武起义，听娘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娘讲嫦娥奔月时，我抬头望了望月亮，只见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把整个夜空照得一片澄清，稀疏的星辰在月光里一闪一闪的。仔细看去，月亮里面真的像有一棵树，有一个人在伐树。

娘说，那个人是吴刚，是天上的大神，被玉帝贬到月宫伐桂花树的。我说，那嫦娥呢？娘说，嫦娥是自己偷偷跑到月亮去的，没有人和她过团圆节，这会儿正在房子里哭呢。

娘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人，不识字。这些故事从我记事起，就听娘讲，而且每次讲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次都听得有滋有味儿。

今年的中秋节就要到了。每到此时，我就会想起那年的中秋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轮月亮下，边吃月饼边赏月，多么惬意啊。可是，就在84年的春天，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里，娘不幸去世了。三个弟弟由大、大哥和我分别抚养。从那以后，我家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每此时，我都会想起母亲，想起那年中秋节，以及那轮圆月之下的夜晚。

八月十五月儿圆

王雪奇

八月十五月儿圆，
家家户户乐团圆。
明月当空高挂，
哪个游子不想家。
二老爹娘在乡下，
日夜操劳霜满发。

中秋佳节把儿盼，
子孙满堂是心愿。
您若有情情更浓，
一桌餐热腾腾。
共赏明月吃月饼，
欢声笑语是真情。

月上柳梢

王全安

中秋夜
我们远离灯火阑珊处

觅一处僻静之隅
秋水泠泠
秋风习习
秋虫唧唧
远处山冈上不时还有野狼嘶鸣

就我和你
我们像野人那样追逐嬉戏

赤裸着思想与肉体
累了
觅一块硕大的石头
秋阳的温热还未褪尽
我们一下子躺在上面
头顶着头
嘘——
不要说话
我们看那月
如何爬上柳梢

中秋

张新鸿

和娘相聚的中秋
月光似水
我和娘分享着月饼
幸福的听娘讲村子
东家短西家长
温馨怡人
源远流长

儿时的中秋
月光如灯
我吃着娘做的土月饼
和伙伴在村子里玩疯
娘久唤不归
困了星星
醉了月亮

从戎十余载的中秋
月光如银
五湖四海
北调南腔
边关冷月长出思念的翅膀
睁大眼睛
紧握钢枪

没了娘的中秋
月光如剑
我再听不到娘的絮语
我再看不到娘的脸庞
时光写满沉重的无奈
两行热泪
一脸忧伤

童年的中秋节

马艳丽

中秋节的月是一年中最美的月，也是游子们“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月。也许是承载了太多的思念，月亮显得是那么的低！

望着垂手可得的月亮，身边又响起“杀羊羔，买羊皮；谁不玩，要赖皮”的嬉闹声。月是故乡明。童年的中秋节让我贪恋的不是月饼，而是和小伙伴们在月光的庇护下，疯跑着玩杀羊羔和捉迷藏的游戏。

也许是没有高楼大厦的遮挡，乡下的月亮总比城里的月亮来得早；也许是没有霓虹灯的争辉，乡下的月亮总比城里的月亮明。

大人们把做好的饭端到院子里，或饭场里。不用点灯，就边吃边聊家常。农村的饭不像城里的：又是炒，又是煎，又是炸、又是汤的那么复杂。通常是馒头一热，凉菜一调就齐了。

我们小孩子由于急着想早点出去玩，手拿馒头一掰，菜一夹，就在大人们的呼喊声中跑远了。没有人通知，没有人召集，是月亮把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

年龄最大的开始布置方阵。低的站前面，高的站后面，都互相拽着后衣襟接成龙一样的两个队。两个龙头在前面攻击，后面的跟着龙头左右摆动。龙身子断了一节，扑倒一片，哭声一片。没倒的顾不得扶起哭倒的，仍接着前面的和对方奋力搏斗。倒下的就算输了，不能再接着游戏，只能站在一边给自己的队友加油。哭泣的爬起来，一边抹眼泪一边

还没忘给自己的队友喊加油。直到最后，看哪个队剩的人多，哪个队就先赢了。胜利的那一队就先藏起来，让输的一方找。为了不让对方找到，哪里犄角旮旯就往哪里钻。那时已顾不得脏、也不怕黑了。刚跳进猪圈里，猪一哼，吓得我扒着土坯墙头往外翻。一个屁股墩摔得我眼泪直打转也没敢哭出声。爬起来又跑向一个麦秸垛。平时麦秸垛背影处黑黑的可以藏身，今晚却被月亮照的四周通亮。转了一圈也没找到藏身处。抬头望望月亮，旁边连一丝云彩也没有。好想让她赶快像我一样躲起来，或者早早回去睡觉。月亮却眯着眼睛，看着我偷偷地笑。

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不远处传来对方的喊话声：“藏好了没有？我们开始找了。”这一回不光是抹眼泪了，还哭出了声。其实这哭声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摔的实在是太疼了；二是被俘虏的失败感。

我们在大人们的呼唤声中解散回家。小村庄立刻沉静了下来。月亮挤进窗棂，贴近我的脸，好像在给我擦眼泪。我在月亮轻轻的抚慰中进入了梦乡。

